

祖地上的阳光

董改正

宅基地我们叫它祖地，在村北，背后就是村里的菜园子。

我们搬离六十三年了。虽然说“我们”，是因为我把父亲当成我生命的一部分，开始的部分，缓冲的部分，那时候还没有我，那时候父亲才十九岁。现在，父亲八十二岁了。

搬离的村子离祖地有三十里之遥，但父亲经常会过来看看，和他的牛一起。父亲只养母牛，公牛都卖了。最初的那头母牛，是父亲从祖地牵来的。父亲永远记得那个清晨的阳光，它把所有草尖上的露水都照成了珍珠，使他的未来有着清新明丽的隐喻。父亲是去赡养他孤老的外婆，然后把我们的带到了那里。现在，父亲每次去祖地，依然牵着牛，也可以说，牛带着他，牛在前，她已经认得路了。一路走一路吃草，草尖上也有露水。她会停下来等父亲，嚼着草，嚼着露水，嚼着通红绛紫的朝霞。

三十里不长，可是有山有水，有空旷的田野，而他已经老了，我还是不放心。我说，爸，咱不去了吧？咱把它卖了吧？那个城里人愿意出二十五万呢，算是高价了。人家买下来，盖个小别墅，周末节假日来住住，多好，省得那地空着，咱们也不会回去了。

那地空着吗？父亲问。

没空。我虽然没去，但是可以想象祖地上的姹紫嫣红开遍，一年一年的春秋，从未将它付与断井残垣。春天还用说吗？夏天呢，五彩缤纷哟。即便是雪地里，依然有白雪青菜，白雪菠菜，白雪萝卜，白雪里的绿，可真惊目。我是怎么知道的？门前那户人家搬走了，房子倒了，父亲把它种成了菜园，一年四季的瓜果。

我陪你去吧？

父亲点点头，起身，牵牛，想想，套上了牛车。

干嘛？

摘番瓜——也就是南瓜。

六十三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露珠常新，路已沧海桑田，沿着乡村公路走，牛车吱呀呀地唱，很好听：“吱呀呀呀”“吱呀呀吱呀”。牛一边走一边吃草，我们一边走一边说话，这是我第一次陪他们走向祖地。

爸，这是牛几代？

七代了。

我们也三代了，要是咱俩都结婚早，该是五代了。

比她还是少两代。

我们都笑。我们胡乱

说着，牛胡乱吃着草，胡乱吮着。一座桥过去了，一座村过去了，一条水过去了，一个露珠闪烁的清晨被收走了。

你进车坐坐。

我？

嗯。

我笑了。

哎呀，哎呀呀。天可真大，云可真白，田野可真绿，河水的声音可真清澈。牛浑然未觉，依然那样的节奏。

爸，你也来坐坐。

我不坐，你很小的时候坐过，你喜欢坐，坐着坐着就睡着了。你问我，爸，是天在走还是我们在走呢？你说，爸，我是一条鱼呢。

我们进村了。许多人打招呼。

回来啦？

回来了。

回来啦？

嗯，回来了。

祖地到了。祖地上爬满了瓜藤，叶子都晒卷了，晒焦了，仿佛再晒一下就能自燃起来。狗尾草，见缝插针，没缝也插针，从瓜叶中穿过来。一只螳螂曲腿扬威，形态倨傲。好多南瓜，青的绿的，黄的褐的，居然还有黄红色的，都是扁的，像脸盆，像脚盆。满地的阳光。厚实的阳光。滚烫的阳光。一丝不苟的阳光。

父亲去摘。摘一个大的，招呼我过去，递给我，我抱着。又摘一个大的，他抱着。他朝村里走去，我跟着。他敲开一扇木门，一个银发老太，笑无齿露。寒暄，送瓜，然后去下一家。一趟，又一趟，把每条巷子都踩了一遍。

居然还有许多瓜，够装小半车，还有许多小的，还有许多花，金黄色的花，纯阳光打造的花。父亲不摘了，坐在祖地石门槛上，太阳照着他，把他照成了一个纯阳光打造的人，金发，金脸，金身，身体里也一定阳光流动。他看上去温暖，幸福，一个开心的老头。

我们出村，吱吱呀呀的，声音有了分量，更好听了。树摇着影子，狗叫着，云在天上走着，我们不说话，也十分美好。还是原来的路，路却记得我了，所有的风景都抢到视野里打招呼。

还卖吗？

吱呀吱呀。

不卖了，多少钱都不卖。

吱呀吱呀。

父亲笑了，虽然无齿可露，依然闪烁着阳光。

吱呀吱呀。

吱呀吱呀。



大地诗行

李昊天 摄

康定将军桥

魏言

康定是一座多桥的城市，每座桥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烙刻着时光的印记，将军桥更是如此。

将军桥之名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纪念被清乾隆皇帝称为“三朝武臣”的岳钟琪将军（1686—1754，岳飞第21世嫡孙）。康熙年间，意气风发的岳钟琪刚30出头，便率先遣部队从打箭炉（今康定）出发，经理塘、巴塘、察雅、昌都等地直抵拉萨，反击蒙古准噶尔部入侵西藏。雍正年间，盛年的岳钟琪随年羹尧万里西征，回击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布藏丹津，平定果洛地区和青海全境的叛乱，之后被授宁远大将军，领旨出兵新疆伊犁。乾隆年间，岳钟琪先是参与平定大小金川战事，64岁时临危受命二出打箭炉，参与平定西川和西藏战事，推行摊丁入亩和改土归流。

二说将军桥之名是因川军旅长陈遐龄而来。陈遐龄（1873—1950，湖南人），1918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川边镇守使，并封授为“福威将军”衔。1922年，陈遐龄驻守打箭炉，在修缮东关城门时把“紫气门”改成“康定门”，并亲自手书匾额挂在城门之上，意为“康乐安定”。尽管早在1908年，打箭炉已设立了康定府，但人们仍然称康定为打箭炉或炉城，这样看来，陈遐龄算是康定的实际命名者。驻守康定后，陈遐龄在折多河上修建了一座木桥，后人称之为“将军桥”。

现在的将军桥是1995年夏天洪灾后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

风雪无边，岁月有痕。无论是缅怀岳钟琪将军，还是纪念镇守川边十余年、为康定命名的陈遐龄，与将军桥一切有关的历史故事都是值得尊重的。

东桥头的溜溜城步行街则是每个游客到康定的打卡

之地。

溜溜城与将军桥仅有几步路，拾级而上，是一个高高的汉代风格青石大门，门匾上“溜溜城”字样苍劲有力，青石门旁有一个大大的转经筒。溜溜城主要由一片低矮的房子构成，大出檐，青瓦房，石板路，古朴静美，典雅深邃，如一幅淡雅从容的水墨画。咖啡厅、服装店、火锅店、藏餐店、彝家风味馆、KTV、酒吧应有尽有。溜溜城的夜色，充盈着时尚的味道。流动的人群，五色的灯光，热闹的广告……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手捧香浓的咖啡，听着舒缓的音乐，仰望星空，遥看明月，惬意恣情，诗意浪漫。

锅盔是康定的名小吃之一，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品种繁多，有混糖锅盔、红糖锅盔、油旋子锅盔、葱油锅盔、白面锅盔、蛋奶锅盔、杂粮锅盔、牛肉锅盔、猪肉锅盔、方酥等等。20年前，康定刚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灾，将军桥东桥头是一片低矮的木板瓦房，经过岁月的洗礼，加之洪水的冲刷，临街的铺面破旧不堪，摇摇欲坠。这片瓦房是康定的百年老街，飘香的凉粉、醇香的酥油茶、浓香的牛杂汤等美食让人垂涎三尺，美食也让将军桥一带成为康定最吸引人、最具特色、也让最人回味之地。

李嬢是康定本地人，50多岁，个头不高，微胖，满脸笑容，常年戴着一顶鲜红色毛线编织的帽子。李嬢的锅盔摊就在瓦房门面前，距离将军桥只有几步，摊子由一个背篋和一个筛子组成。她打锅盔的手艺在康定数一数二。康定锅盔都不是现场做，李嬢也不例外，每天凌晨，早早起床，开始忙碌起来。她的锅盔都是用上等面粉、鲜牛奶、酥油、鸡蛋做成，营养价值极高，又大又便宜，

嚼在嘴里，香酥脆甜，滋润耐饿，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我小时候家里穷，能吃上米饭和面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母亲偶尔也会给我们做擀面、面疙瘩吃，兄弟姐妹们围在灶台旁，筷子把碗敲得脆响，最后再把锅里的面汤抢得一千二净。

对于面食，我除了有一种先天性的亲近感，还有一种无奈感。那时，我刚报名参加北京的一个新闻函授班，近千元的学费是我从机关司务长那儿提前预支的半年的生活费和津贴。李嬢的锅盔又大又便宜又耐饿，为了节省开支，她的锅盔便成了我不二选择。我几乎每天都要经过将军桥，或去报社送稿，或去中桥邮电局取报纸，李嬢一看到我，就会从背篋里取出早已装好的锅盔递给我。

在李嬢的再三追问下，我道出了喜欢锅盔的缘由，她的眼眶红了。

第二天，在将军桥，李嬢照常拿出装好的锅盔给我，我明显感觉到，今天的锅盔又大又厚，李嬢说，“娃，从几天开始，我不收你钱了。你再看看这是什么？”她边说边从衣兜里摸出两个煮熟的鸡蛋塞给我。手里握还有温度的鸡蛋，我的眼眼湿润了，无论我说什么，李嬢就是不肯收钱。第二天，趁她埋头卖锅盔时，我把军帽压得低低的，缩着脖子，挤在人群中，走过了她的摊位。

第三天，我刚一出现在将军桥，十多个卖锅盔的大妈们突然喊道：“那个当兵的——”，大妈们的声音盖过了折多河的流水声，人们停住了脚步，齐刷刷看着我。“哈哈，看你往那儿跑！”李嬢抓住我，硬把准备好的锅盔和两个鸡蛋塞给我。原来，邻摊所有的大妈成了她的“哨兵”，防止我从她面前再次“蒙混过关”……